

猶聞太行馬鳴

劉克定

流星」，不能光看來頭。

韓愈又說「伯樂不常有」，是說真正懂得的車把式不多。伯樂沒有職稱，更沒有職務，充其量也就是個趕車的人，或曰「相馬能手」，他的意見，只能代表他自己。不過假如成立一個「相馬評定委員會」，推選他為主席，那情況就不同了，他的話就不光代表他自己了，經他相過的馬，不是千里駒也是「榮譽千里駒」，立馬有人頒發證書，吹吹打打。據了解，後來的「伯樂」基本都走上了仕途，已不是當年純粹的趕車人。

人們天天說要發現人才，使用人才，希望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，是不是人才已經用盡，已經野無遺賢？抑或對識才用才毫無所知，隔山買

牛？人事者，人才之事也，是研究、發現、使用、愛護人才，為人才脫穎而出搭起平台，而不是搞市場交易。

學習車把式，先當行家，策之以其道，食之盡其材，鳴之通其意，才算懂得。最近有篇報道說：「中國製造能讓高鐵飛馳、蛟龍入海、玉兔登月，中國技工能夠在世界技能大賽中披金摘銀，卻為何難以造出一支好用的圓珠筆、一個國人在海外瘋搶的馬桶蓋？」就連人社部副部長湯濤也感嘆人才機制發展的不平衡，他說：「在一些傳統行業，我們的高級技師、首席技師、特級技師還是少了一些。」

注重重點領域是對的，但更多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系統性領域卻被忽視。據說原來一個八級工，是工廠的搶手貨，工資高過廠長，那時衡量一個廠的實力，就看有多少八級技工。後來一下崗，廠子不能自保，這些人才就奔江湖，各自為謀了。有的去打鐵，有的去修車，跑運輸……一身好功夫，嘆無用武之地，眼看白雪盈頂，歲月不留。

為何造得出高鐵、大飛機、衛星，卻造不好馬桶蓋？

如何提高「藍領工人」的社會聲望？中國社科院專家高文書說應該從暢通職業發展通道、提高收入水平、改善工作環境三個方面入手。我藉汗明一句話補充：還得珍惜人才。

春秋戰國是封建氏族社會，養士的目的是壟斷人才資源，手下沒有人才，等於商人沒有資本，這是封建統治者的人才價值觀，並非真正尊重人才。但千年前的納士，有個特點，似可「貼現」，為今天所參考，那就是：不隨人俯仰。

春秋有個叫楊因的人，要求見趙簡子，說：「我在家鄉三次被趕出來，後來跟君主辦事，又五次被辭退，聽說您喜歡人才，故來拜見。」趙簡子正在吃飯，聽這麼一說，不吃了，誠懇地準備出見。左右謀士進諫說：「居鄉三次被趕出來，是不容眾；事君五去，是不忠上；這位先生已經有八次不良記錄了。」趙簡子說：「你們有所不知，往往有這樣的情況：女人長得很美，必然遭醜婦嫉妒；有大德的人，亂世必然孤立；有正直之心的人，邪惡勢力必然憎恨。」說完，出來相見，並聘任他為相，國家因此大治（《說苑》）。

趙簡子有獨立見解：在魯國被冷落的人，不一定對齊國沒有用。楊因也很誠實，不等有人寫小報告，或者發公函，自己和盤托出「不良記錄」，得到趙簡子重用。但我想，即使有「小報告」、「公函」送達，趙簡子也不會聽信，這是無疑的。

■韓愈說「千里馬常有，伯樂不常有」。

網絡圖片



文藝天地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情畫意

詩畫禪心（十八）



唐代詩僧皎然（之二）

歲東空未到
晚白雲懶不繫
尚悠意，悠，
，，

唐代詩僧皎然詩（之二）

皎然在唐代以詩僧享譽，當時名士顏真卿、韋應物時常相與酬唱。傳說初期禪宗祖師的碑文多出其手，詩中皎然把修行應以無為岸視之，也就是表示修行一日未能達到彼岸的目標，應要繼續努力。並喻意修行不能以不繫舟進行，因不繫舟隨水流而顛波，也就是修行為目標，應以明確而堅定的心去做，不能動搖。

在俗世中修行也一樣，當我們確立了一個目標，便向目標一步一步地走，也是不能動搖。「學海無涯，唯勤是岸」，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。雖是老生常談，但卻也是人生的重要修行。

啟悟隨筆

浮城誌

星池

笑口

亦有可聞

楊升南

楊肸是弘農楊氏始祖

楊肸本來叫羊舌肸，字叔向，是春秋時期一位十分著名的人物。

他道德高尚，忠勇愛國，正直無私，孔子稱讚他是正直的人。他很有學問，是晉國國君晉平公的老師，官為太傅，爵位是上大夫，因其功勞晉平公將楊縣賞賜給他作為封地。經過考證，我們認為他是弘農楊氏的始祖，其根據有三：一，楊肸是第一個以「楊」字為氏名的人。楊肸原名羊舌肸，其父為羊舌職。羊舌是他的氏名不是姓；羊舌職的姓是姬姓，羊舌肸先前是以他父親的氏名羊舌為氏名的。後來，晉平公因其有功將楊縣賞賜給他作為封地，羊舌肸就以「楊」為他的氏名號了。這個變化見於《左傳》，昭公五年，晉平公把女兒嫁給楚國國王楚靈王，派遣韓起、叔向送公主到楚國完婚。楚靈王想藉機侮辱晉國，打算「以韓起為閨，以羊舌肸為司宮」。楚國的大臣薳反對，說「晉若喪韓起、楊肸」將引起兩國大戰。薳反對說的楊肸就是羊舌肸，即是楊肸。

《左傳》作者左丘明是春秋晚期與孔子同時的人，在這段文字記載裡，羊舌肸即是楊肸，說明叔向「以邑為氏」，即以楊縣的「楊」為氏，而自稱為楊肸了。《左傳》作者左丘明的這段記載應是可信的。叔向以封地邑名作自己的族氏名，故其族氏名也由「羊舌氏」改作「楊氏」，他原本稱「羊舌肸」也改稱「楊肸」了。叔向的子孫也就不再以「羊舌」為氏名而以「楊」為自己一丈人的氏名了。楊肸的子孫一直保持「楊」這個氏名，到了秦漢姓氏混同的時代，作為氏名號的「楊」也就變成了姓。所以以華陰為基點發展起來的弘農楊，是以叔向首先以「楊」為氏名的，故弘農楊氏的受姓始祖應是叔向無疑。二，楊肸這個人古文獻有明確的記載。楊肸的名字首見於我國最早的史書《左傳》已如上述，北宋著名文學大家歐

陽修所編著的《新唐書》中也有關於楊肸的記載。

《新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這樣記載：「叔向，晉太傅，食采楊氏，其地平陽楊氏縣也。叔向生伯石，字石我，以邑為氏楊氏，黨於祁盈。盈得罪於晉，並滅羊舌氏，叔向子孫逃於華山仙谷，遂居華陰。」宋人編《通志》中《氏族略》也採用《新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的說法，認定羊舌肸變為楊肸這段歷史，這些古文獻的記載是確鑿可靠的。三，宋以來的楊姓族譜中多有以楊肸為始祖的記載。宋時修的族譜，有不少是以羊舌肸（叔向）為楊姓始祖的。著名學問大家楊大雅、楊繪、呂夏卿，他們都持這個意見，如楊繪所作《楊氏血脈圖序》裡寫道：「惟繪家所傳之譜，出於華陰之楊，本晉文（文為衍字）公族。羊舌職為晉大夫，生四子，第二子名肸，字叔向，食邑於平陽楊氏縣。叔向之子食我，始以邑為氏（按：應是叔向首先以邑為氏，非食我）」。

清人熊峻運《增補族譜箋釋》說：「周宣王子尚父封於楊，晉滅之。晉武公子伯食采羊舌，後為羊舌氏，至叔向更封於楊，子孫為楊氏。」在楊肸以前，中國歷史上至少有三個不同姓的楊國存在。伯食不是弘農楊的受姓始祖。伯食與楊肸雖有血緣關係，但是我們追索的是姓氏而不是血緣，若追索血緣，父親的父親還有父親，那是無窮無盡的。尚父的楊國在春秋前期被晉國滅亡了，沒有文獻記載說有他子孫傳下來。姬姓楊國在西周晚期曾同晉國通婚，希望依靠大國自保，它被周宣王所滅，宣王將這個地方封兒子尚父。有的族譜上說「楊姓的始祖是楊肸」。持這種觀點的主要依據是廣東梅州楊氏族譜，而實際上在歷史資料中找不到有關楊肸這個人物的任何記載，楊肸是個編造出來的人物。楊肸其品德和學識都有大量的文獻記載，我們認為弘農楊氏始祖應為楊肸。

豆棚閒話

馮磊

兄弟

一八八七年四月十六日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羅曼·羅蘭給列夫·托爾斯泰寫了一封信。他寫道：「我相信，世俗生活，實際生活，並不是真正的生活，因為它以死亡而告終。」

那一天，羅曼·羅蘭讀了托爾斯泰的《那麼我們該怎麼辦》。在新書裡，後者對貝多芬、莎士比亞以及現代藝術大加抨擊，表現得不屑一顧。年輕的大學生無法理解托翁的這種立場，衝動之下，提筆向精神導師求助。

可以明確的一點是，當年的那個小伙子內心是忐忑的，他一再擔心自己的質疑會引發大師的反感。在信的末尾，他一再懇求道：「先生，請原諒我這封冗長的信。我知道您心地和善，我相信您不會生氣的。」

讓這個毛頭小伙子欣喜若狂的是，那封從巴黎勒姆街45號發出的信不久就有了回音。一八八七年十月四日，托翁寫了一封長達三十八頁的信給他。在信的開頭，偉大的托爾斯泰是如此稱呼這位年輕人的：

「親愛的兄弟……」

托翁的信詳細地闡明了自己關於現代藝術的立場。他說：「真正的科學和藝術成果來源於犧牲，而不來自某些優越的物質條件」，「認識如此簡單的生活真理，不需要什麼實證的學問……而只需要一個否定的態度，不迷信。」

關於現代藝術的問題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。今天，同托爾斯泰一樣，莎士比亞與貝多芬們早已成為全人類的驕傲。但是，對藝術乃至世界萬物的理解，從來就不一致的（假如人類社會真的那樣，才是一種悲劇）。我們應該正視這種不同。

需要說明的是，托爾斯泰對現代藝術的理解是建立在自己獨立思考的基礎之上的。儘管他的觀點與很多人有着迥然的不同，但這種獨立思考的精神卻值得我們尊重。是什麼原因讓一位蜚聲世界的作家俯下身來，與一個尚未出道的青年學生平等交談？

時隔一百多年，重讀他們之間的書信，我們可以發現，恰恰是對於人生的嚴肅思索，以及對社會高度的責任感讓他們走到了一起。

智者，總是一些「愛管閒事」的人。托爾斯泰和羅曼·羅蘭就是這樣的人。在他們之間，有一條堅固的橋樑，那就是精神上的互通和相互理解。

「不迷信」三個字，是托翁經歷數十年深思熟慮之所得。這一年，他五十九歲，思想上進入全面成熟的階段。至於與他傾心而談的羅蘭，這一年只有二十一歲。

一百三十多年後，隔着那張薄薄的紙，我彷彿聽到了托爾斯泰那振聾發聩的聲音。他說：「不要迷信！」

這句話，在瞬間照亮了我的房間。

暖煦的下午，清風徐徐吹進屋內，讓窗簾微微晃動。小女孩抱持一個粉紅色的背包，從睡房悄悄出來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沙發上，蹲下來凝望它，神情略帶哀傷。此時，母親離開廚房走入客廳，瞧見小女兒一臉愁容，不禁上前了解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母親柔聲細問。

「我的背包破了。」女兒惋惜地回答。

「真是可惜。」母親察看背包的拉鍊位置，邊緣地方稍稍裂開了。因為深知女兒極端鍾愛這個背包，縱然它已頗陳舊，仍是對它愛不釋手，於是，母親嘗試安慰她，徐徐說道：「這並不是你的錯，已用了這麼多年，自然會殘破。」

「當年，第一眼看到它，便想買下它。我非常喜歡揀它出外，四處去。」小女兒忽然頓了半分鐘，然後天真地問：「它會痛嗎？傷口也不小。」

「怎會痛呢？」母親被她弄至哭笑不得，可是，面對小孩子真心的提問，母親只好扮作感同身受。忽然，靈機一動，懇切地說：「其實，這個並非傷口。」

「真的嗎？但這兒破開了一個洞啊！」女兒滿腹疑惑。

「農曆新年的時候，妳有吃過笑口棗嗎？圓球形狀，外面滿是芝麻，非常可口的那種小吃。」瞥見女兒頷首，於是母親續說：「它的表面有裂痕，看似是笑口，因此……」

「它被命名為笑口棗？」女兒搶先說。

「對。所以，妳這個背包上的破洞，其實是一個嘴巴，它並非喊痛，而是在微笑。這段日子，妳如此愛惜這個背包，常和它在一起，走遍各地，細看風景，它一定感到很開心和幸福。」

「它在對我微笑嗎？」女兒似懂非懂。

「我敢肯定。知道嗎？多少人戀新忘舊，兼且喜歡炫耀，盲目追趕潮流，絕不懂珍惜擁有的東西，買下背包不久，便會產生購買新背包的慾望，永無止境。」

女兒聽了母親的話，說道：「我有一位同學，舊的書包還未破爛，可是已換了新書包，僅僅貪求上面的動畫人物圖案。」女兒想了一想，然後說：「回家途中，我也常常在走廊見到不少簇新的物件被人丟掉，它們多麼可憐啊！」

母親淺笑道：「而妳，真心愛護自己的背包，如此念舊，它一定很高興能夠為妳服務。此刻，它已盡力完成了自己的任務，當然會笑逐顏開！」

這時候，小女孩聽到鑰匙開啟門鎖的聲音，然後瞥見爺爺回來了。她的雙眼忽然宛如銀河般閃爍，雀躍地對母親說：「早前，爺爺掛在浴室的那條毛巾破爛了，爺爺非常愛惜它，沒有隨意浪費丟掉，說它還有不少用途。那麼，毛巾也會笑口常開嗎？」

「嗯！一定會！」母親開懷大笑。

爺爺脫了鞋子，放下手上的報紙，緩緩來到二人身旁，問問她們在談些什麼，如此愉悦。待知道事情的始末後，爺爺滿佈皺紋的臉龐泛起笑容，對小孫女說：「昨天，妳的母親不是磨破了一件衣服嗎？它亦在笑口常開。」

「雖然裂口很小，應該也算是笑口常開。」小女孩思索數秒，認真地回答，逗得爺爺及母親樂不可支。

陽光正輕輕透入客廳，灑在破爛的背包身上，它恍若默默地注視這家人，三代同堂，笑口常開。